



## 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念网友留言

“博客书记”张新实借帖子批评有关部门



张新实

发帖反映问题是网络上最为常见和普遍的现象。但是,普通网友发个帖子被市委书记看到?看到后马上解决?解决了书记还上网严厉批评相关部门?这种就比较少了。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就做到了。

### 网友留言上了常委扩大会议

张新实的博客很有名。最近,一个公务员在他的博客上留言抱怨,说晚上学习、双休日开会,违反《劳动法》、侵犯了他个人利益。16日,张新实为此写了一篇《公务员当勤勉》,引用韩国总统李明博的话说:“比主人即国民更早起,是仆人的职责,仆人比主人起得还晚,就不能担负起应尽的责任。”

文章得到很多网友的称赞。网友“思想的矮子”跟贴反映说:“我单位(企业)近期招聘了5名工作人员,均为刚毕业大学生,随之还带来了户口迁移证明。在办理落户时,我们遇到了问题:经咨询人才交流中心,前几年可以将户口挂在中心,但现在行不通了;经咨询派出所,这些人的户口不可以挂在本单位,建议迁回原籍(5人均是外地人)。导致到目前为止,这些工作人员户口无法落到宿迁。”

张新实在当天下午的常委扩大会上念了这个帖子,并严厉批评了与此事相关的部门。发帖批评当事部门

当晚8时25分,张新实即写了一篇新的博文《如此“疏漏”不能容忍》。他在文章中表示:“看了这个帖子我当时的心情是愤怒,心想还有这样的事情。立即找来经办机关的负责人,一问还真是这么回事,而且听了机关办事的过程与理由更加愤怒!”

“市人才中心在办理过程中,明明有文件规定可以办理,却说过去可以办,现在不能办了……派出所的理由更是荒谬,认为人才中心办理外挂的‘集体大户口’多了不好管理,容易出现社会治安问题,最好办到县里。岂非咄咄怪事,是不是嫌市区人口太多了,是不是市区冷冷清清没有人了才不会出现社会治安问题!”

“在今天下午的市委常委扩大会上,我把这个帖子念给市各主要机关各主要负责人听,并且严厉地批评。市人事局当晚立即进行排查纠正。局长龚和也在第一时间发帖纠正,并承认这是‘具体经办人员的疏漏’。市公安局也进行了调查处理。两个局均表示要写出报告,进行检讨与纠正。我不管最终送上的报告有没有出入,有没有过多的解释,但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发生,实质反映的是机关作风的沉疴,到了非‘棒喝’一声的时候了,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!”

### 类似问题几小时就有回应

据网友“思想的矮子”17日在张新实博客后跟贴说:“当天(16日)下午,龚局长亲自就此事电话联系,并安排人才中心人员主动联系帮助办理。”

宿迁市人事局局长龚和在在自己的博客上也就此事专写一文《强化服务理念,转变服务方式》,其中表示“市人事局高度重视,迅速作出反应”,并提出了3点具体措施。

跟帖中网友“凯哥”反映自己的女朋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市人事局的工作人员赵连军很快回复,给出了自己的手机号,表示愿意为其服务。几个小时之后,“凯哥”跟帖,“感谢赵局长的关心,我已经和人才市场的宋先生联系了,希望我女友的户口问题能解决,多谢!”

由于张新实的博文被新浪博客推荐到了首页,引起部分网友对具体经办单位的不满,张新实20日又发了《知耻后勇后来居上》一文,他说明了两个部门如何迅速改正错误的,希望得到网友的理解。 据《南方都市报》

# 听北京小白领讲“合租”故事

100多平方米房子分成20个单间,一个房间可以住4个人  
几十人共用一个卫生间,洗澡收费,不能用大功率电器  
他们多是应届毕业生,合租屋是他们过渡的容身之所

一个100多平方米的户型可以隔出20个单间,一个单间可以住4个人,他们必须共用一个卫生间,他们即使看不见也能听得见邻居的一举一动,这是大城市里小白领的生活。告别了大学生活,但无法告别集体生活,杨阳解嘲说:“我们只是从学校的集体宿舍,搬进了另一个集体宿舍。”

这个新的集体宿舍位于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——天通苑。自从杨阳和她的同学们住进去后,每天早上不需要上闹钟就能醒来:她们的房间正对着公用卫生间,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左右,脚步声、厕所门开关及冲水声、脸盆接水倒水声,牙刷与不同材质的牙刷持续碰撞声?这部古怪的交响乐中的任一乐章,都是她们的天然闹钟,并且促使她们也马上加入到协奏中去。

唯一缺少的是人声。尽管身在同一屋檐下,人们彼此之间却不说话。



## 白领公寓

(安在旭、董洁、刘孜)

这是一部借助“异性合租”描写年轻人生活的现代都市爱情偶像剧。

异性合租,只是“合租大军”中的一部分,更多的合租者不是为了爱情,而是为了节约生活成本。

## 租房者的生活

根纵横交错的电线掠过晾衣服的铁丝,延伸进各间房间。阳台归主卧使用,其他房客的衣服只能晾在过道里,使整个房子更加灰暗,弥漫着潮气。“有窗房和没窗房租差一两百元,所以这房子原有的窗一扇也看不到了,全在人家房间里。”杨阳的室友薛丽言下愤慨。

住了两个多月的隔间,薛丽对房子的各方面的要求都变得越来越低,但唯一一点她不肯妥协:窗!要有窗!

她们现在在这房子也有窗,她们称为“牢房窗”,一扇对着别人的板壁的小气窗。采光既差,对室内空气流通也没什么作用,唯一的效果,似乎是方便将隔壁的声音传进来。

### 听得见隔壁敲键盘声

她们的学校是辽宁一所大专院校,在北京实习,毕业后决定一起留在北京。房子是薛丽找的,房东按人收租,每人每月200元,另加水电煤包月30元。

平时只要屋里有人而人没睡觉,灯和门都是一定得打开的。虽然这房间在房子的主干道上,敞着门意味着屋里的一切都要接受别人无数次好奇或无意的观看,但如果以此来换取一定的凉意,她们也认了。但一到晚上睡觉,不管多热都得门窗紧闭。一则为了安全,二则防吵。用来隔房间的板材看起来虽然不算薄,但不实心,隔音效果很差。夜深人静时隔壁房

间的键盘敲击声、电脑提示音,都清晰可闻,更不用说手机铃声了。

密封空间的后果,一是热,二是空气浑浊。天热起来的时候,薛丽连着几天睡醒时都觉得头晕眼花,不知道是热的还是闷的。在她的强烈要求下,房间里终于添了一台电扇。

### 大负荷电器只能偷偷用

电费是包月的,但是不意味着电就可以随意用。房间里只有一个插座,连了个拖线板,主要用于手机充电。她们屋里原来有两件电器:一个热得快,下班回来需要用它烧点热水洗洗脚,然后睡觉。“洗澡可麻烦,找房东交两块钱她给开澡间门,浴液毛巾什么的还得拿进拿出。晚上10点以后还得注意不能发出很大的声音。”杨阳一室全是做销售的,下班时间不由她们定,10点后到家是常事。即便现在是夏天,她们也不是每天洗澡。

另一个是小摊上买的电火锅,不过杨阳有一次用它做饭时电路负载过大,不仅锅子被烧坏,电表也跳闸。没人去修,大家索性在小区门口买些冷面、煎饼之类果腹,倒摆脱了做饭的麻烦。

“东口那间房,以前把电磁炉拿到厨房来用,房东发现了,说不可以用耗电量这么大的东西。原来厨房空空如也,是因为大负荷的电器必须在各自的室内使用,只要不在房东的眼皮下就行。”

## 包租婆的生活

大房东住的是两层复式小洋房。可能是楼下的房客需要通风换气,大门径自开着,谁都能进去。以租房客的身份在一楼先逛了一圈,没有遭到任何阻拦或盘问——房客与房客间都是陌生人。

徐姐的房间在楼上,直通一个大露台,采光与通风都可能是整套房里最好的,但也不过是徐姐出租房的“标配”而已:双人床,床头柜,还有一个电脑桌用来放电扇。另外有一个衣柜,屋里容不下,放在门外的过道上,上了一把锁。

楼下的房子据说已经全部住满,整个房子还剩下两间可供选择,在徐姐房的一左一右,因为都有窗,价钱按间算,大点的550元,小点的530元。徐姐的丈夫甚至豪气干云地表态“只要你看上,我们的房间也让给你住”,不过价钱得再涨一些。

20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,按照徐姐的说法是隔了“十来间”,不过门牌至少贴到了26号。卫生间倒是楼上楼下各一个,可是楼上只有水池,楼下只有便器。夜里上厕所的话,还得提防没有扶手的楼梯,虽然不高,但肯定是有摔下去的危险。水电煤的收取,可能是因为“电磁炉”经验,每间房都装了独立电表,按实际使

用量月结,水费则是包月10元,而洗澡费比西区的2元/次涨了1元。

### 除了大学生就是小白领

对于住宿安全的问题,徐姐认为不成问题,一则“我们天天都在呢”,二则房客们都经过了她的身份登记,并且“除了大学生,就是小白领”,都很可靠。他们撰写的租房协议里有一条:贵重物品不要留在家里,如若丢失,后果自负。待租的房间旁边,有一间无窗隔间,一个男孩忙着玩电脑游戏,光着膀子,衔着一根烟,一地杂乱。见他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,徐姐与她丈夫在一旁大声商量:“以后只租女孩不租男孩了,女孩干净、省心。这些男的合同到期了统统不给住了!”

如果真要“干净、省心”,徐姐大可以留出一套房自住。然而对她来说,为了“干净、省心”而使收入减半,是笔太不合算的交易。可钱虽然比房客们赚得多得多,她目前的生活质量,和他们其实相差无几。

群租虽然有种种不便甚至潜在风险,但对于应届毕业生及外来务工者来说,却是他们过渡的容身之所(部分房客为化名)。

据《新周刊》

### 一套房子隔成20个单间

这四个女孩子是同学兼室友,今年大专毕业,在北京工作或找工作。她们的住处是这几年新建的公寓房,不过她们只占了小小一角。

住进来两个多月,杨阳的活动范围仍然停留在大门房间,以及房间卫生间之间。一次参观时,杨阳相当意外地发现了门牌一直延伸到19号,“房东自己住一间,正好20间”。

一套房子隔成20个单间,每间平均住2人以上。而与之不相适应的是,整套房唯一的卫生间里只有两个水池、两个蹲便器,以及一个上了锁的、收费使用的淋浴房。这显然无法满足每天早晚盥洗高峰时的需要。

“还好我们离卫生间近,”杨阳颇为愉快地介绍,“可以看准时机再出动。有些离得远的只好老老实实端着盆来排队。”

### 有窗房间多掏一两百元

除了卫生间,另一处公用设施,就是靠近大门过道、挨着杨阳房间那道隔出来的墙摆着的一张空空荡荡的桌子,杨阳介绍:“这是厨房。”

厨房目前只适合自带砧板切菜用,但据说房东曾经为它添置过一只电饭煲,不过在收到自己的房间里了:“嫌大家都来用她的东西。”

没有煤气,“厨房”只能用电。一个拖线板斜垂在桌上,连着它的插座高踞在板墙上,随使用透明胶带固定着。而在这插座之上,五六

### 小房东住处还不如房客

封闭的房间太像一个蒸笼,杨阳忍不住把门打开了。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女孩正在卫生间拖地,杨阳嘴一努:“她就是我们房东。”

这女孩其实是房东的表妹,房东在天通苑买了两套房,加以隔断再分间出租,房东自己住另一套,这套就让她妹妹坐镇。姐妹俩是全职“包租婆”,工作内容是收房租,以及相关的管理房客、打扫卫生、领人看房等。这工作每月有2万元的收益,不过基本上都是姐姐的。

令人略感惊讶的是,这里的房客其实享受着跟房东同等的住宿待遇,甚至住得比房东还好。小房东的“值班室”是一间没有明窗的暗室,可能是原来的储藏间,面积甚至还不如杨阳那屋的一半:一张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就使这屋子饱和了。杨阳认为这间房因为“租不了好价钱,所以才给她住的”。

和房客们一样,她的房间也因为屋小物多而显得凌乱;也和房客们一样,她的房间没有空调、电视,在那些普通的房屋租赁中,房东通常会提供给房客基本家电。

### 大房东的衣柜放在过道

相比小房东,徐姐显然是个老江湖。这位